

銀沙灘

YIN SHATAN

冯育楠





2 038 0478 5

銀沙灘

馮育楮



毛主席语录

农业学大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内 容 提 要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伟大号召。华北某地区白杨林大队和全国农村一样，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掀起了一个改土治碱的高潮，使根苗不拿的银沙滩长出了丰收的大麦，白茫茫的碱滩变成了米粮川，在千古荒原上，绘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部长篇小说，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斗争生活的生动画面。它通过白杨林大队贫下中农改造银沙滩的斗争，塑造了一组农村领导干部、老贫农、知识青年的英雄群象，其中以主要笔墨着重刻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岳勇的光辉形象，反映了农业学大寨进程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揭示了这场斗争必然胜利的灿烂前景。

小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人物鲜明，笔调明快，艺术风格有一定特色。

目 录

序 篇

一	乘风破浪·····	(16)
二	燃烧起的火焰·····	(35)
三	煽动·····	(57)
四	分歧·····	(81)
五	父与子·····	(100)
六	对台戏·····	(116)
七	大字报的风波·····	(131)
八	逆流·····	(144)
九	坚强的后盾·····	(160)
十	不平静的秋夜·····	(176)
十一	雪原中的绿洲·····	(190)
十二	蛛丝马迹·····	(206)
十三	关书记一进银沙滩·····	(226)
十四	斗志昂扬·····	(241)
十五	半步也不偏·····	(260)
十六	示威·····	(281)
十七	当头一棒·····	(301)
十八	大义凛然·····	(316)
十九	一个大学生·····	(333)

二十	兵分两路.....	(353)
二十一	雪纷飞.....	(370)
二十二	关书记二进银沙滩.....	(383)
二十三	除夕.....	(404)
二十四	针锋相对.....	(427)
二十五	将计就计.....	(443)
二十六	又一个风浪.....	(457)
二十七	斩龙伏虎.....	(471)
二十八	前进，就需要斗争.....	(486)
二十九	听不见枪声的战斗.....	(498)
三十	追踪.....	(510)
三十一	碱滩风云.....	(528)
三十二	斗争并没有结束.....	(541)
三十三	丰收曲.....	(555)

序 篇

一九四六年一个阴云密布的秋夜。

天津一条霓虹灯乱闪，爵士音乐喧嚣的马路上，走过来两个庄稼人。

街道两旁一排排陈列商品模型的橱窗，电影院广告牌上张贴着的古装仕女像和美国大侠图，把街面装饰得光怪陆离，使人眼花缭乱。可是，他俩却看也不看，只是迈着沉重的脚步，匆匆赶路。

马路上，穿着奇装异服的男女与街头流浪衣衫褴褛的穷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醉汉的呼喊，吉普车的噪音，酒楼上卖唱人无力的歌声，宪兵皮靴踏地咣咣的刺耳声……把这条马路，搅了个乱七八糟。

突然下雨了，行人象炸了窝的蜂，四处奔跑，这两个庄稼人加快了脚步向南走去。

他们迎着冰凉的雨丝，过了一座桥。街面上灯光黯淡下来，夜空中隐隐约约现出来三个尖塔型建筑的轮廓。

“教堂！”他们停了一下，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便轻抬脚步，横穿过教堂前的丁字街，拐了个弯儿，来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

他们在一所结构整齐而又别致的楼房院外站住了，

随即隐入楼房对面茂密的树丛中，机警地观察了一下四外的动静。

路灯昏暗，细雨蒙蒙，路上早已断绝了行人。

夜风卷着细雨，抽打着树木发出凄切单调的响声，“刷拉拉”、“刷拉拉”，更增加了秋风秋雨夜的阴森。

树丛背后的两个庄稼人中，一个个子较高的大汉，用炯炯闪光的大眼察看了一下楼房，压低嗓子，对另一个比他略瘦些的汉子说，“连高，到时候了。龙潭虎穴我去闯它一遭！”

被唤做连高的庄稼人长吁了口气，低声说：“岳大哥，真叫人揪心啊！弄不好，就会撂到卫里……”

“顾不了这些啦。”那个大汉说：“你在外边盯着点，我进去了！”

他敏捷得象只豹子，穿过马路，悄没声地来到一人多高、攀满爬山虎的院墙根，把腰带煞紧，深吸了口气，双腿往下一蹲，运足劲，身子往起一纵，“嗖”地一下，两手搬住了墙头，腰躯一拧，一个鹞子翻身，已经轻飘飘地斜卧在爬山虎的枝蔓上。

他跳下墙进院去了。

风雨仍在嘶闹着，路灯在风雨中摇曳，吹得镀釉铁皮灯罩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这个大汉来到楼下客厅窗根前，玻璃窗虚掩着，关着绿色纱窗，刺眼的灯光从窗子里透现出来。

这间宽敞的客厅布置很讲究：沙发上蒙着雪白的纱

巾，茶几上放着适时鲜果，花栎木写字台上摆着的玻璃罩台灯，发出幽幽的光彩。台灯下一个洗脸盆大小的圆口玻璃缸中，几只金鱼正在绿茸茸的水荇草中游动。

这间富丽堂皇的客厅中，开着灯却没有入。

窗外大汉犹豫的当儿，突然听到楼道内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菲律宾木雕花大门“咔叭”一响，门开了，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来。

前面那个人身穿笔挺西服，戴着金丝眼镜，迈着四方步。后面的长袍便鞋，身弯体小，鹰鼻鹞眼，面色青灰，手提袍襟，在后边紧紧地跟着。

大汉一见这两个人，不由一愣，心内暗想：“狼狈相聚，绝无好事，他们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穿西服的人名叫张天贵，是白杨林一带著名大地主、显赫进士第的后代儿孙，在天津开设有粮栈、金店、工厂，长期住在天津公馆内，家乡古老的进士第中专门有人为他逼债收租。

进士第建筑在运河畔的白杨林村，白杨林村中大部分人是张天贵的佃农。今年白杨林遭了水灾，佃农们为了渡荒，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到银沙滩中砍荆条编筐，谁知鱼和筐运到天津，鹰鼻子就盯上梢，刚卖完，钱就被张天贵派人扣了。

那个长得鹰鼻鹞眼的人名叫刘梦湘，是进士第的二庄头，人称“鹰鼻子”，是张天贵在白杨林进士第的一个管家。

张天贵坐在一张沙发上，顺手从铁皮烟筒内抽出支香烟，鹰鼻子赶忙上去打着了自来火。

张天贵吸了口烟，吐着烟圈，慢搭搭地问：“你从村内匆匆赶来，又有什么急事？”

鹰鼻子弓身答道：“从打咱们扣了鱼和筐钱后，村里那伙穷鬼们嚷嚷的，简直要反天了！他们说银沙滩是他们的土地，砍荆条编筐天经地义。还听说……”

“说什么？”

“他们要凑成堆改一改银沙滩，再不受进士第的窝囊气……”

张天贵把烟蒂恶狠狠地扔到痰盂内，突地站起来，冷笑道：“只要白杨林是我的，银沙滩也得姓张！想改银沙滩？哼，让穷鬼们做梦去吧！”

银沙滩是白杨林村西的一片两千多亩原始荒滩地，自古以来不长庄稼不见树木，进士第强顶工钱把这片荒滩分给众佃户，可是在那鬼年月，印把子攥在地主阶级手里，穷佃农连饭都难混上，哪有力量拾掇它？银沙滩依然荒在那儿。每逢秋季，进士第逼佃户进银沙滩砍红荆条，然后拉到城里去卖，所得的钱全归进士第。今年佃户们组织起来抗租抗捐，在银沙滩砍荆条编筐，还要改银沙滩，在张天贵看来，这简直是“犯上作乱”，怎能不让他焦虑呢！

鹰鼻子看主人冷笑着，他弄不清东家又在打什么主意，不由疑团满腹地问：“您的意思是……”

张天贵又坐在沙发上淡淡一笑：“自古以来，佃农与东家就是冤家对头，佃农抗租，我们就要镇压。现在我把鱼和筐钱扣了，佃农们定会起来捣乱，那时，我们就顺藤摸瓜，找到闹事带头的人，把他，”张天贵说到这里，张开双手猛地一掐，“明白了吗？”

鹰鼻子恍然大悟地说：“哦，妙，妙极了！”

张天贵用手指在空中点了点，训导地说：“眼前国共开战，国军全面进击，这次战争有美国盟友帮助，定会迅速取得胜利。共党受此沉重压力，又会拿出游击战的招数来。我东北有个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盟弟，给我来信，再三强调，要注意佃农和游击队勾结。白杨林位处运河，河西就是龙口洼，共党游击队在那里嚣张异常，要严密监视佃农们的活动，稍有怀疑，立刻逮捕。你们现在摸清了没有，那个带头抗租的人到底是谁？”

“就是那个岳厚！”鹰鼻子狠狠地说。

“岳厚？哦，我想起来了，那人桀骜难驯，定非良辈，共党活动依靠的就是这类人，你回村后要与当地国军取得联系，立即……”

蹲在窗根下的这个大汉正是岳厚。听着这番阴毒的对话，一股怒火按捺不住，从胸膛深处“腾”地一下蹿上脑门。

他一仰身，用手猛地拉开玻璃窗。

“叭啞”一声，纱窗大开了，他一提身，纵入铺着地毯的室内。

这个身高体壮，目喷怒火，胡髭参起的大汉，站在室内，俨如一尊威武的天神，黑凛凛，气腾腾，浑身上下罩着一团杀气。

鹰鼻子吓得惊叫了一声，一时楞住了。

张天贵本想站起身来去按警铃，可是当他看到岳厚腰中别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时，扭动了下身子，又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岳厚往前逼了一步，用手点着张天贵说：“银沙滩是近百户佃农的土地，乡亲们要改，犯了哪家法，违了哪国章？你强夺鱼和筐钱，逼人上吊下井，丧尽天良，今几个我算这笔帐来了！”

张天贵听岳厚是追索鱼和筐钱来的，紧绷得快折裂的心弦松了下来，一迭连声地说：“好办，好办！乡里乡亲的，区区小事何必动火。该死的办事人说，鱼和筐钱是白杨林交来的佃租，我就糊里糊涂收下了。唉，早知是乡亲们的急用款项，我哪能做此不义之事。岳大哥，您甭动火，我如数退还！”

.....

站在槐树荫下的项连高，正在不安地注视着对面楼房内的动静。听得墙上爬山虎枝叶一阵嗦响，岳厚轻悄悄地越墙翻了出来。

没等项连高开口，岳厚便打了个“快走”的手势，两个人轻抬脚步，一溜小跑，一口气赶到西站。正好赶上有南去的火车，他们买了两张车票就上车了。

在烟雾腾腾的车厢里，他们找个无人的角落坐下来。

岳厚把钱交给项连高，叮咛道：“这是乡亲们的养命钱，你口袋严实，贴身装好，乡亲们正眼巴巴地盼着呢！”

项连高把钱装好，压低声音问：“岳大哥，张天贵贪财如命，跟咱穷人势不两立，他会把钱轻易交出？”

岳厚说：“财主们财大气粗，心黑胆虚，你去求他，流干了眼泪他也不会给你半文……”他讲了下事情的经过，然后挺直腰板，用手拍了下别在腰上那把短刀，笑了笑说：“要动硬的，他就浑身筛糠，老虎变成兔子了！”

项连高忧心忡忡地说：“张天贵怕吃眼前亏，才交出钱，他口里吐蜜，心里拉锯，手黑心毒，咱们要提防着进士第下毒手！”

岳厚望了望窗外漆黑的夜空，坦然地说：“人无两度死，树无再剥皮，为了乡亲们今后的日子，我豁出去了，拼它个鱼死网破！”

项连高说：“眼下天还是财主的天，地还是财主的地，在挂着国民党破旗子的地方，咱人单势孤，拼不出个新天地来！”

岳厚沉下嗓子说：“奔星星，奔月亮，咱穷人只能投奔共产党。听说龙口洼有了游击队，我想带着勇子找他们去……”

项连高心里打了个沉儿，他知道岳厚早有心要投八

路军，可是因为儿子还小，把他牵连住了。岳厚经常跟他念叨说，等儿子长大点，爷俩一块去。现在岳厚要带着岳勇去找游击队，去吧，孩子实在太小了；不去吧，那心毒手辣的张天贵，哪能善罢甘休啊！……

岳厚用手搓着黑苍苍的胡茬，深沉地说：“蒋介石靠着美国人撑腰打内战，依我看他们闹腾不了几天啦。毛主席、共产党早撒下天罗地网了，到时节网口一收，把他们这些乌龟王八蛋一网兜！”

项连高双手托着下巴，听着外边秋雨一阵紧似一阵地抽打着车窗，心里浪翻浪滚地不平静。岳厚的话，使他透过黑沉沉的夜幕，仿佛看到了一片光明和希望，他深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但他想到白杨林眼下还是进士第的天下，铁路线上敌人重兵把守，柳林镇驻军司令就是张天贵的把兄弟时，心情就又沉重了。他望着岳厚那张刚毅的脸，那对炯炯发光的、深沉的眼睛，寻思着：风声一紧，就设法弄船送他们爷俩进龙口洼……

白杨林距天津只有百十里路，不一会工夫，火车就到了。

他们下了车，秋雨仍在飘洒着，天麻麻亮了。走近银沙滩，影影绰绰望到了运河堤上摇摆着的树影。

火车渐渐驶远了，银沙滩上静悄悄的，风雨中传来了几声公鸡的啼鸣，听起来是那样的单调，那样的遥远。

他们走到离白杨林不远的地方，在黎明前蒙蒙灰暗

雨天光泽下，忽然隐隐发现几个人影在银沙滩边晃动。

看清楚了，他们披着军用雨衣，腰带上别着手枪，看样子不是土匪就是便衣特务队。

项连高低声地对岳厚说：“小心，土匪杂八地！”

岳厚镇静地说：“不要紧，我对付他们，咱俩假装不认识。”

他挺起胸脯，迈开大步，向前走去，一边故意放亮嗓门，说：“老哥，到俺村歇歇脚吧，雨住了再赶路。”

项连高是个细心而又沉稳的人，哪能不领会岳厚的意思，答道：“不啦，家里正惦念着哩，改天再去吧。”

那三个贼眉鼠眼的家伙，突然蹿到他们跟前，亮出手枪来，拦住去路。

为首一个镶金牙的匪徒，把手枪一扬，大声问道：“干什么的？”

“庄稼人。”

“哪个村的？”匪徒冲着岳厚问。

项连高抢着答道：“我是河西杏花铺的……”

“混蛋！谁问你了？”

岳厚压着怒火说：“我是白杨林的。”

“干嘛去了？”

“算帐去了！”

镶金牙的匪徒恶狠狠地打量着岳厚，追问：“叫什么名字？”

“岳厚！”

项连高看到土匪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心里不由一机灵。莫非张天贵赶到他们前面，布下了罗网？他瞥了一眼远处那一排电线杆子，他想：狡猾的张天贵可能打来电话，通知了这里的匪军……霎时，项连高已经意识到面前的处境十分危险。

这当儿，一个土匪立眉瞪眼地骂道：“他妈的，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项连高冷静地回答：“都是庄稼人，在火车上碰上了，结个伴……”

“结个伴？这个姓岳的是个砸明火的土匪，你小子白长眼了，还不快滚！”

项连高迟疑未决，当他看到岳厚催他快走的眼神时，他明白了岳厚的意思：赶紧脱身，想办法通知村里人。

他紧走几步，上了路，立刻对着寂静的村庄大喊起来：“来人啊，打土匪！……”

这意外的惊呼打破了原野的宁静，村内狗吠起来，接着农民们冲出村来。

他喊得一声比一声高。匪徒们惊慌地举枪向他射击。岳厚见势不好，奋身抽出短刀，向那个镶金牙的匪首扑去。

枪声、搏斗声、呼喊声、惊慌的犬吠声，一下子打破了运河两岸黎明的寂静。不知谁敲响了村口的那口铜钟，急骤的钟声“当当”地响起来。手握铁锹、肩扛钢

镐的农民们，潮水般地从路上，从田野里，向银沙滩涌了过来。

匪徒们惊慌失措，那个镶金牙的匪首臂上中了岳厚一刀，他一边用手捂着伤口，一边疯了似地叫嚷着：“快开枪！快开枪！张二爷要死的！”

“砰！”“砰！”子弹射中了岳厚的胸膛。岳厚那高大的身躯摇晃了一下，他吃力地立定了脚跟，两眼好象喷射着火焰，怒视着面前的匪徒。

项连高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在他身后是浩浩荡荡庄稼人的队伍……

匪徒们唿哨了一声，胡乱地射击着，仓惶地逃走了。

项连高跑到岳厚跟前，伸手扶住岳厚。岳厚的嘴唇歛动了一下，想说什么，话还没出口，便扑倒在项连高的怀里了。鲜红的血从他那滚热的胸膛里流出来，顺着衣襟，滴落在银沙滩的土地上。突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扑了上来，他双手握住岳厚青筋暴出的、粗大的手掌，使劲地摇晃着，大声地喊道：“爹爹，爹爹……”

岳厚睁开了眼睛，他望了望围拢在他身边的乡亲，望了望阴霾的天空，吃力地抬起胳膊，慢慢地抓住项连高和岳勇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记住……咱穷人离开了共产党……是斗不过……进士第的……”

岳厚死后，项连高病了，岳勇就搬到项连高家里去